

“向心型”语言与“离心型”语言

——以日语和汉语为例——

彭广陆（吉林外国语大学）

1. 引言

“向心力 (centripetal force)” 和 “离心力 (centrifugal force)” 是经典力学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前者指“使物体沿着圆周运动的力，跟速度的方向垂直，向着圆心。”后者指“物体沿曲线运动或做圆周运动时所产生的离开中心的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即二者在方向上相反，向心力指向圆心，而离心力则远离圆心。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在《语言论 (Language)》(1933) 第 12 章“句法”中首次区分了“向心 (endocentric) 结构”和“离心 (exocentric) 结构”这两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前者指在句法组合 (短语) 中有至少有一个词语 (直接成分) 为“中心语”，它与整个组合的语法功能相同，而后者则没有这样的中心语。

日本语言学家佐久间鼎 (1936: 376-378) 指出，位移动词「行く」表示离心 (「遠心の」) 性位移，而「来る」则表示向心 (「求心の」) 性位移，与之相对应，(授受) 动词「よこす」「くれる／もらう」为向心性动词，「送る」「やる」为离心性动词，向心性动词和离心性动词在人或物体的移动方向上是对立的，二者的区分是以说话人及其所处的时空为基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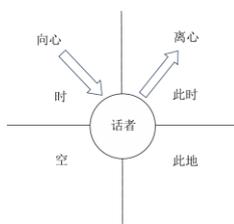
日本语法学家三上章 (1970: 152) 也继承了佐久间鼎的观点，认为「くれる」是向心性的，而「やる」则是非向心性的。

本研究从日本语言学家的学说中得到启示，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根据方向性在语言编码上表现出的差异，将语言分为“向心型语言”和“离心型语言”，并以日语和汉语为例，对这一假说进行论证。

语言类型学是一个既有古老传统又充满新鲜活力的语言学流派，在当代语言学中类型学已经成为独立的语言学流派，与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鼎足而三。语言类型学的主要特点就是“进行跨语言的比较”，“跨语言是类型学最本质的属性”。(刘丹青 2017: 2) 金立鑫、陆丙甫 (2024: 8) 指出：

语言类型学则更强调、更突出跨语言的比较，试图在尽可能多的语言的比较中寻求人类语言的一般共性或某些语言的个性、所谓“类型”，其本身已经隐含了“个性”的意义，因为只有个性和差异才能形成不同的类型。并且，不同类型之间同样存在“个性”。

人类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通常是以说话人 (言语行为的主体) 所处的时间、空间 (此时/现在、此处/这里；イマ・ココ) 为参照点进行语言编码的，因为语言符号具有线条性，所以从语言编码的先后顺序来看，在与参照点的关系上倾向于由远及近表达的语言我们认定为“向心型”语言，而倾向于由近及远表达的语言则为“离心型”语言，就整体倾向而言，日语属于前者，汉语则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在与参照点的关系 (方向性的类型) 上，两种语言基本上是对立的。



○そこかしこ<93例> (其処彼処<1例>・其所彼所<0例>)

(1)(2)都是由近及远的指称方式,可以认定为“离心性”的组合,盧涛(2004:93-108)指出这样的指示词是不常用的,他还指出原则上近称只出现在后置语素的位置上,即下面这样的组合才是更为常见的。

(3) 远称+近称

○あれこれ<1336例> (彼此・彼是<6例>)、かれこれ<234> (彼此) (注:此外检索到使用「彼此」的用例有4个,但其读音为「あれこれ」还是「かれこれ」,难以判断,因为二者是同义词。)、あちらこちら<316例> (彼方此方)、あちこち<2403例> (彼方此方)、(注:此外检索到「彼方此方」的用例有12个,但不清楚其到底读「あちらこちら」还是读「あちこち」,二者为同义词,后者是前者的缩略形式)、あっちこっち<205例>

○あれやこれや<135例>、あれもこれも<93例>

(4) 中称+近称

○そこここ<104例> (其処此処<4例>)、そんなこんな<257例>、
そうこう<303例>

(5) 不定称/疑问称+近称

どれこれ<1例>

(6) 不定称/疑问称+中称

○どこそこ<62例>

(7) 不定称/疑问称+远称

○なにやかや<14例> (何や彼や<3例>)

(8) 人称疑问词+远称

だれかれ<27例> (誰彼<71例>)、

以上这些组合可以说都已经词汇化了或者说时已经成为固定词组了,除此之外,还可以见到下面这些“远称+近称”的句子或惯用表达,其中有的来自汉文训读。

○ああでもないこうでもな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ああ言えばこう言う/你说东他偏说西
かれと言い、こ(此)れと言い/都……
かれも一時こ(此)れ一時/彼一時此一時(此一時彼一時)
かれも人なりわれ(=是(これ))も人なり/他是人,我也是人
かれを知り己(おのれ)を知り百戦殆(あやう)から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下面是现代汉语中指示词的组合。

(9) 远称+近称

○彼此。不分彼此。彼此彼此。

表5 “此”“彼”连用用法的比较

CCL 语料库 (古代汉语)	此彼	790 例
	彼此	16035 例

○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

表6 “彼”“此”对举用法的比较

CCL 语料库 (现代汉语)	此一时彼一时	124 例
	彼一时此一时	3 例

(10) 近称+远称

- 由此及彼。非此即彼
- 这个那个(由近及远)
 - 这儿那儿
 - 这里那里
 - 这么那么
 - 这样那样
- 这个和那个
 - 这儿和那儿
 - 这里和那里
- 这个或那个
 - 这儿或那儿
 - 这里或那里
- 这个和那个
 - 这也不~,那也不~
- V 这 V 那(能产的格式)
 - 说这说那
 - 挑这挑那
 - 看着看那

(11) 就算宋观潮想要动手,也得先知己知彼才行。(网络小说:《官途风云》)

(12) 本来试图去理解对方,但由于知识背景、认知立场乃至经历、情感的不同,自然无法与被理解的对象产生绝对的共振,于是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施春宏《理解与误解》微信公众号:镜海语言学,2023年8月10日)

(13) 林雄宝道,“楚哥,这个孙永明显只听乔市长的招呼,我感觉找谁都没用。”楚恒一下恼了,“雄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个副市长是咋当的?这又不是什么大案子,你一个副市长连一点办法都没有?”(网络小说《都市风云》)

如果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日语和汉语都有过向心性的组合和离心性的组合,但在现代日语中倾向于向心性的组合,而汉代汉语则倾向于离心性的组合。

3. 从位移动词看“向心性”语言与“离心型”语言

位移动词未必都带有方向性,以说话者的位置为参照点的方向性位移动词,现代日语中的典型代表是「来る」和「行く」,而现代汉语是“来”和“去”(后者在古代汉语则使用“往”),各自两相对立。日语的方向性位移动词「来る」「行く」与汉语的方向性位移动词“来”“去”并非完全对应的,有关研究并不少见,对此我们不做深入探讨。我们的兴趣点在于向心性位

移动词和离心性位移动词组合（共现）时表现出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对其用于构词时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表7 位移动词的单用和构词时的使用情况

	日语 (BCCWJ)	汉语 (CCL)
向心性位移动词	来る	来
离心性位移动词	行く	往 (古代汉语) 去 (现代汉语)
组合型	往来 (612 例) 来往 (7 例) 行き来 (472 例) 行ったり来たり (280 例) 来たり行ったり (1 例)	往来 (59730 例) 来往 (29281 例) 来去 (12634 例) 去来 (1988 例) 来来往往 (3027 例) 往往来来 (8 例) 来来去去 (896 例) 去去来来 (19 例) 独来独往 (670 例) 独往独来 (194 例)

在汉语的韵文或四字成语（四字格）中，“往来”“来往”的选择与“平仄”不无关系

(14)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5) 老死不相往来。

(16) 古往今来

(17) V 来 V 去

○走来走去、踱来踱去、躲来躲去、跳来跳去、找来找去、选来选去、挑来挑去、说来说去、想来想去、看来看去

(18) V 来 V 往

○有来有往

(19) V₁ 来 V₂ 去

○思来想去、呼来喝去、翻来覆去

(20) Adv 来 Adv 去/往

○直来直去、独来独往

(21) N 来 N 去/往

○一来二去、眉来眼去、

(22) N 来 N 往

○人来人往、寒来暑往（逻辑关系）

(23) N 去 N 来

○冬去春来（逻辑关系）

(24) 来 N 去 N

○来龙去脉

(25) V 去 V 来

○死去活来

就日语而言，如果不考虑来自古代汉语的借词的因素，那么日语固有的复合词是「行き来」，动词的固定搭配也是「行ったり来たり」，二者均表现为“离心性位移动词（语素）+向心性位移动词（语素）”，即最后的动作指向参照点（说话人所在之处），换言之，这里表现出的是“向心性”的倾向。而汉语则不同，虽然“离心性位移动词（语素）+向心性位移动词（语素）”和“向心性位移动词（语素）+离心性位移动词（语素）”这两种语序的组合都存在，但从使用的频率来看，后者（即离心性的表达）占有优势，“V 来 V 去”能够成为一个强势的构式，更能说明这一点。至于“往来”的用例高出“来往”一倍多，也许是个例外，虽然通过北京语言大学的语料库 BCC 检索到用例也是前者高于后者，但差距没有那么大（“往来” 19331 例，“来往” 12115 例）。

当说话者指称其离开所处的地方到某地进行某个动作再回到原地这个一整套的动作(实为 3 个动作)，通常汉语使用“去+V”，而日语多使用「V て+くる」。也就是说，汉语只表示去程，而对返程则不进行语言编码，日语则相反，除了强调位移的目的之外，一般将返程前景化，将去程背景化。

(26) 我去买包烟/タバコを買ってくる (电影字幕)

(27) 「様子を見て来る」/我去看看

(28) 仕事に行くと言ったら「行かないで」って泣かれた。そこで冗談っぽく「イエーイ、あんたたちの生活費稼いでくるよ」って (読売' 02/11/30) (盧涛 2004)

(29) 「行って来ま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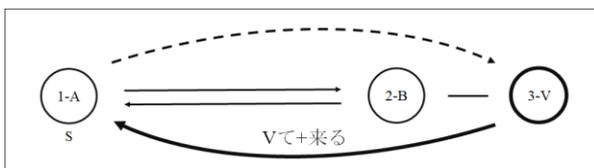


图 2 日语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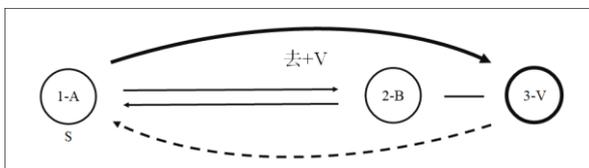


图 3 汉语的图示

这种复合事件似乎可以看作伦纳德·泰尔米 (Leonard Talmy) 所说的宏事件的不同表达方式，换言之，日语与汉语进行事件整合的方式不同。

有时汉语不使用位移动词，但日语则使用位移动词（「行く」），表现出与“此处/这里”的关联性很强。具体而言，汉语表现出“就事论事”的特点，即之表示当前的事件，至于该事件发生后还会发生什么事件，如果没有特殊的表达需要（如强调两个事件之间的先后顺序、

因果关系等)就不进行语言编码。日语则不然,在表示主要事件的同时,还倾向于表示与说话人所在之处(这里/此处,ココ)的位置关系的变化,换言之,习惯于留下与“这里/此处”的有过关系的痕迹。在汉语中,这种关系都被背景化了。

(30) 喝杯茶! /お茶でも飲んでいきなよ。(电影字幕)

(31) 毎日必ず何かお忘れていく。 / (小孩上学) 每天都落东西。

(32) (今晚) 泊まっていきなさい。 / (今晚) 你就住这儿吧!

“接送”“迎送”与「送迎」「送り迎え」的差异也表现为“离心性表达”与“向心性表达”的对立。

(33) 接送、迎送

(34) 送迎 (バス)、(幼稚園の) 送り迎え

4. 从路面文字标识看“向心性”语言与“离心性”语言

路面文字标识通常被称为“文字标识”,是路面标识的一种特定方式,直接使用**文字或数字**来传递行车或交通信息。文字标识大多是纵向书写的,如果从通行者(主要是汽车驾驶员)的角度来看,文字的书写方向可以分为两种:一直是由远及近的写法,即向心性的写法;另外一种则是由近及远的写法,即离心性的写法。日本基本上都是向心性的写法,而中国则两种都有,具体而言,因城市而异,有的城市采用前者,有的城市采用后者,甚至有些城市二者兼而有之。



5. 视点类型与“向心性”语言和“离心性”语言

“视点”也叫“视角”,它对应英语的“perspective” “point of view” “viewpoint”

“vantage point”和日语中的「视点」「视座」「观点」，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们认为“视点”可以看作一个范畴，对其可以进行如下的定义：

“视点”言语行为的主体(命名者、说话者、叙述者)观察客观事物、情状并进行语言编码时所采取位置、角度、出发点、方式，而且它体现在词、词组、句子、语篇等不同的语言单位上。

关于在“视点”上表现出的不同特征，我们将日语称为“视点固定型”语言，将汉语称为“视点移动型”语言，二者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差异，它与“向心性语言—离心型语言”也是对应的。

日语：“视点固定型”语言—“向心性”语言

汉语：“视点移动型”语言—“离心型”语言

正因为日语的母语者在使用日语时倾向于将视点固定在说话人这里(即以说话人为参照点)，所以其表达有多采用向心性的表达，而汉语的参照点是不固定的(换言之视点的移动的)，所以多为离心性的表达。

6. 基于文化因素的阐释

任何民族的语言在进行语言编码时必然受到各自文化的影响。

6.1 户门开启的方向

日本的一户建或公寓等的入户门或楼门一般都是向外拉的，使之向动作者所在的方向移动；中国的入户门传统上是向内开，使之向内(远离动作者的方向)移动。

(35) 鸟宿池边树，僧(推)敲月下门(唐·贾岛《题李凝幽居》。“推敲”的来源)





在百度上问 Deep Seek R-1 最新版“入户门是内开的多还是外开的多？”，其答案是“现代新建住宅因规范与实用性要求，外开门已成主流；而老旧小区受限于原始结构，仍以内开为主。”也就是说，传统上中国是离心性的，只是最近发生了变化而已。

日本的网站上也可以见到有文章介绍为何海外（尤其是欧美）的入户门多为内开的，主要是出于安全的原因（有入侵者时主人可以从里面用身体或重的家具顶住户门），而日本多为外开的原因入户后马上要脱鞋，外开受到影响。

(https://re-fujita.jp/kuki-media/real-estate/buy/topic_doorop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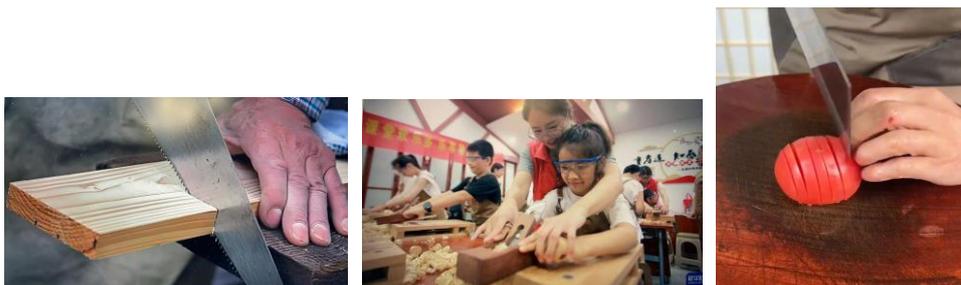
6.2 工具的使用方式

日本人使用工具，例如锯和刨子时，一般使用动词「挽（ひ）く」（拉），用力的方向是朝向动作者自己的，而中国一般是进行“推”的动作，用力的方向是朝外的。这与推拉门的动作方向是一致的。日本人使用各种菜刀，菜刀的种类不同用力的方向也不同，但总体上日本人使用菜刀倾向于往后拉刀

片手引き



当然，中国人如果是两个人同时用一把锯的时候，即进行相互的动作时，就会以“拉”的动作为主，所以有“拉锯战”一说，也有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看大戏”。



5.3 助威的身势语

另外，中国人“加油！”时胳膊往外挥动，日本人说「頑張れ！」时胳膊往回收。动作的方向正好相反。



5. 结语

通常人的言语行为是以说话人所在的地方“此处”为认知参照点的，而对参照点的重视程度则因语言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日语比汉语更加重视“此处”，因此在进行语言编码时，同类事物的排列顺序大多是由远及近的，动作的方向也倾向于由远及近。汉语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可以说大体上与日语相反。

我们说日语是“向心性语言”，汉语是“离心性语言”，这个分类并非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只是倾向性的分类，两种类型的语言之间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再者，日语中存在的某些“离心性”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语言接触的结果，是（古代）汉语的影响使然。

向心性语言：向心性 > 离心性

离心性语言：离心性 > 向心性

参考文献（部分）

- 金立鑫、陆丙甫，2024，《语言类型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丹青，2017，《语言类型学》（修订本）中西书局。
- 彭广陆.2008b.日语研究中的“视点”问题[A].池上嘉彦 潘钧.认知语言学入门[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彭广陆.2011.视点与会话中的主语隐现——以汉日语对比为中心[A].《日语研究》编委会.日语研究第8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广陆.2014.“视点”纵横谈[J].语言学研究,(2):35-44.
- 彭广陆.2020.关于日汉语言认知模式的一个考察——以“出入”与“内外”的关系为例[J].东北亚外语研究,8(04):14-28.
- 杨晓敏
- 姚艳玲,2024,《日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式认知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荒川清秀，1994,「買ッテクルと“买来”」『愛知大学外語研紀要』第18号。
- 木村英樹,1992,「中国語指示詞の遠近対立について」大河内康憲『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上)』くろしお出版。
- 金水敏・田窪行則，1992,『指示詞』（日本語研究資料 第1期第7卷）ひつじ書房。
- 佐久間鼎，1936,『現代日本語の表現と語法』厚生閣、1936年、pp. 353-398。
- 彭广陸，2009a, 日文中訳から見た日中両語の移動動詞—「来る／行く」と“来／去”を中心に[A].张威 山冈政纪.日语动词及相关研究[C].北京：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
- 彭广陸.2009b.日本語の表出文をめぐって—中国語との対照研究を兼ねて—[J].対照言語学研究,(19):53-63.

-
- 彭広陸.2012.日中の「ナル表現」の相違はどこから生じるか—視点の観点から考える—[J].日本認知言語学会論文集,(12):558-562.
- 彭広陸.2013.新聞記事における主語のあり方と視点との関わり—中日両語の比較を中心として—[J].対照言語学,(23):45-65.
- 彭広陸.2014.日本語の場所指示名詞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語との比較を通して[J]. 外语教育研究, (4):6-15.
- 彭広陸.2016a.名詞の語彙的な意味における「視点」のあり方—中日両語の比較を中心に—[J].大東文化大学大学院外国語学研究科外国語学研究, (17):21-33.
- 彭広陸.2016b.日中両語のヴォイスに見られる視点のあり方[A].小野正樹 李奇楠.言語の主観性——認知とポライトネスの接点[C].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彭広陸.2023a.視点から見た所在の尋ね方——日中対照を中心に[J].東アジア国際言語研究, (4):35-53.
- 李長波,2002,『日本語指示体系の歴史』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盧濤,2004,「指示詞の複合とその周辺」『日本語の分析と言語類型』くろしお出版、pp.93-108。